

班风无价

□朱永春

邻班的班主任遇到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。一个调皮的学生在课间把教室的一块窗玻璃打碎了,按校规要赔偿15元。

第二天,学生走进办公室,递给班主任20元。班主任刘老师正翻皮夹找零钱,没想到,学生大手一挥说:“老师,不用了,5元钱算小费吧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,留下班主任在椅子上发呆。

过了半晌,刘老师转头问我:“朱老师,好羡慕你,你们班怎么没有这样另类的学生?”

她更没想到,我的回答所带给她的吃惊程度,远超刚才:“假如我班学生故意打碎一块玻璃,那赔的不是15元,而是15万元。这谁还敢给小费?”

这是20多年前初一教师办公室发生的一幕。

其实,那时我们乡镇初中的日子不太好过,主要是因为市区办了一所私立初中,首届学生中考成绩一出,名声大噪。家长都想把孩子往这所私立初中送,但要么限于经济实力,要么限于孩子成绩,并不能人人如愿。

总之,开学抓阉分班后,我们这班主任向讲台下一看,发现这届新生跟以往有点不一样,似乎没了小学生变成中学生的激动,而是眼神涣散,愁眉苦脸。

作为106班的班主任,我也感觉不妙。原来学生和家长的真爱不是咱们学校,而是那所“大名鼎鼎”的私立初中。

我自比作为一名教育行业的“中医”,家访就是我的上门“问诊”。通过一系列“望闻问切”,我看到了班级的“脉象”是情绪低落,“舌苔”显示缺乏自信。

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是被淘汰的,家长们也整天抬不起头,班级笼罩在深深的失望氛围中。

于是,我决定,在班会课上抓一帖方子,给106班做一番调理。

课上,我先做了个小调查,让小学同桌去“名校”的学生举手——有好几个;再让同班有人去“名校”的学生举手——几乎全部;进一步统计发现,小学班级前10名,有的甚至是前20名的学生都去了“名校”。

我说:“同学们,谢谢你们信任我们学校,留下来成为三中学子。没有你们这些‘留学生’,我们学校的教师就要失业啦。因此,接下来的3年,我一定会加倍努力来回报你们。”

学生们一听自己被称作“留学生”,有几分惊奇和欣喜。

我继续调查,向“留学生”们打听“名校”学生一年的学费、餐费、住宿费、服装费及其他杂费。同时在黑板上一通运算,结果很震撼:“名校”每个学生初中3年比“留学生”至少多花5万元。

放在20多年前,这妥妥地是一笔巨款。

“同学们,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的有关规定,那所学校的教科书、作业本、课程设置,乃至期末和中考试卷,其实和我们的一模一样。许多人认为,那里的师资水平高,这我不否认,但要说比我们学校更高,这话就得掂量掂量了。两所学校的教师都是通过高考进入师范学院,毕业后通过教师资格认证才走上讲台,水平相差不多,并没有谁比谁更高之说。”

学生兴趣大增,聚精会神地听我讲。我看时机已到,突然发问:“教育资源完全一样,却花了那么多钱。大家说说,那些大老远去市区读初中的同学傻不傻?”

“傻!”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。“笨不笨?”我接着补刀。

“笨!”学生们兴奋地喊道。

这些“留学生”刚刚有一点自豪感,我话锋一转:“可是,刚才是谁说上‘名校’的都是学霸?”

“不错,他们都是你们小学时的班长、学习委员、课代表,而且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老板(我们镇是全国羊毛

衫集散中心),根本不差钱。如果他们笨,那你们的父母在他们厂里打工,又算什么呢?”

我的质问如同浇下一大盆冰水,把学生浇得透心凉。

望着陷入难堪、低头不语的学生,我这个可恶的班主任用理性之利刃解剖扎心的真相:“他们是学霸,肯定不傻;他们的父母会挣钱,更不是笨蛋。这些聪明的学生和能干的家长知道,初中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,需要一个有利学习和发展的成长环境。因此,他们才不惜花大价钱进那所学校。他们买的不是与我们不一样的课程,也不是所谓好的师资,他们买的是良好的班风和学风。如果在那样的学校学习,还要上课睡觉、讲废话、抄作业,下课胡闹、打架……才真的是傻瓜。”

我接着说:“何为良好的班风和学风?就是人人行为自觉、目标明确、勤学好问。这是最大化保证学生都能走向成功、获得成长的基石。如果我有爱学习的孩子,肯定也会送去那里。因为初中太重要了,花再多的钱都是最合算的投资。”

我的分析是一剂苦药,药性很显著,学生的精神如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。

“同学们,把头抬起来,我要祝贺你们没去那所学校,而是来到我们106班。”我马上又加了一味猛药,学生们抬起头,但一脸茫然。

“请记住,别人虽然聪明,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聪明。相反,我们完全可以比他们更聪明。良好的班风学风不花钱也可以得到,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去建立和维护。从今天开始,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认真把每件事做好,不破坏班级优美的环境、和谐的关系,主动配合教师,做到诚信自律,我们106班的班风学风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那些名校。”

学生们闻言如醍醐灌顶,小脸蛋重新变得通红。

“而且,能帮家里省下一大笔钱。来算算我们3年能创造多少财富:每个人省5万元,我们50个人就能创造250万元的财富。”

学生们感觉自己不仅“一夜暴富”,更在智商上秒杀对手,自信的洪流如火山一般喷涌。

我趁热打铁立下班规:“从今往后,我们的目标就是:做与众不同的优秀班级。我们的班风估值至少250万元。谁故意破坏班级学习氛围、损坏班级形象,就要向全体学生和家长赔偿损失。同学们,敢不敢超越名校,成为全市第一的班级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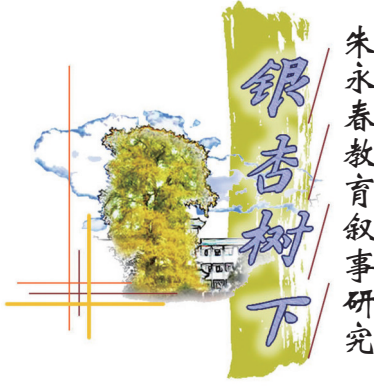
“敢!”学生们感觉自己“财大气粗”,分贝顿时飙升。

“愿不愿意跟朱老师一起做最聪明的人?”

“愿意!”巨大的声浪把学生们胸中堆积了一个暑假的自卑与郁闷一扫而空。

一个气血十足、神采飞扬的班集体被我调理出来了。故意打碎一块玻璃,按照学校的赔偿标准是15元;而在我们班级的价值体系中,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:被伤害的不只是看得见的玻璃,更是我们无价班风中裂开的一条丑陋的缝隙,其损失不是照价赔偿就能弥补的。

(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、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、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、浙江省“蚕蚕奖”获得者)



□杭州市青蓝青华实验小学 姚嘉庆

班里总会出现这样一些学生:课堂上无视纪律,频频插话,随意离座;下课铃响,与同伴扭作一团,肆意打闹,毫无分寸;集体活动中不遵守规则,还抵触管理,满腹牢骚。

他们让其他学生唯恐避之不及,家长们私下也希望自家孩子远离他们,这就致使这类学生分组活动时无人愿与其结伴。

一张张负面标签牢牢贴在他们身上,仿佛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,困住了他们的成长,也影响了班级氛围。

我们班的小徐就是这个特殊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。我知道,单纯的批评与制止往往收效甚微,甚至会加剧学生的逆反心理。一次午间谈话课,我以《两只水桶》的故事为切入点,引导全班学生共同思考,为转化小徐凝聚班级力量。

故事中,有两只一模一样的水桶,一只被放进酒坊盛满美酒,周身萦绕酒香,受人喜爱;一只被丢在茅厕中装污秽之物,散发恶臭,遭人厌弃。

讲到此处,教室里响起哄笑声。我趁机发问:“大家想一想,为什么两只一模一样的水桶,会散发出截然不同的气味?”

小郑立刻举手:“因为它们待的环境不一样,装的东西也不一样。”

小张紧跟着站起来,眼睛亮晶晶的:“老师,我知道。小徐就像那只水桶,只要往里面装‘美酒’,他也能变得人人都喜欢。”

我忍不住为他的通透鼓掌。顺着发言学生的思路,我继续引导全班探讨:“该怎么帮他装上‘美酒’?”

大队委小王提议:“可以给小徐安排一个班级职务,只要他表现好,就让他一直做下去。”

小陈笑嘻嘻地补充:“要是他做好事,或者上课表现棒,就给他发小奖品。”

小宇却有不一样的想法:“我觉得可以给他找个负责任的好同桌,带着他一起进步。”

听着学生们七嘴八舌的建议,我心里暗暗欣喜——原来大家并非真的讨厌小徐,而是都怀着一份希望他变好的心意。

就这样,经全班学生共同探讨,我们在育人方法上达成了共识:一是赋予责任,以岗位锻炼培养规则意识与责任感;二是正向激励,对其点滴进步及时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;三是同伴帮扶,以正向影响带动成长;四是合理应对错误,若其故意恶作剧,便选择无视,避免强化不良表现。

这些策略让学生们理解了包容与帮助的意义,使得转化班级特殊群体不再是教师的单独任务,而是上升为全班的共同目标,强大的班级育人合力就此凝聚。

在后续的班级管理,除了小徐,还有其他几名学生也被列入帮扶对象。于是,上述策略启动:让他们承担收发作业本等事务,赋予其班级价值感;公开表扬他们的点滴进步,并温和提出改进建议;为他们搭配优秀同桌,在课堂、课间时刻引导;面对其无伤大雅的小调皮,遵循“不做观众”的原则,不刻意指责,避免激化矛盾……

一系列实践后,班里的小徐们开始发生明显转变:能尝试遵守课堂纪律,插话、离座行为大幅减少;课间不再肆意打闹,会主动关心班集体,比如扶起被碰倒的保温箱、清扫地面垃圾;作业质量逐步提高,有几次还登上了班级“点赞照”光荣榜……学生们对他们的看法大大改观,愿意与其结伴交流;家长们也陆续反馈,孩子回家后总会说起班里的同学,感慨其变化之大。

这场转变印证了正面管教的教育理论:教育的核心是鼓励与引导,而非惩罚与指责。这也使我对教育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感悟,并成为我后续管理班级的核心准则。

教育从来不是对班级的简单管理,而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心理挑战;也从来不是一场纠错的较量,不必过分放大学生的小毛病。学生的成长需要时间,每一次他们遇到问题,都需要教师将之当作自身专业成长的契机,不计一时的成败得失,而是保持平淡与从容。

那些积年累月的坏习惯,不会因一次呵斥就消失,进步与倒退的交替出现是成长的常态。作为教师,唯有认清这一客观规律,用耐心应对学生成长中的反复,以信任包容学生多变的行为,才能让教育的美好真正发生。

当我们把信任、肯定、耐心与责任一点点装进学生的成长里,学生身上的美好品质才会在时光中慢慢发酵,最终酿成一瓶属于每个学生的、独一无二的“美酒”。



掌底生风

9月1日,江山市城北小学开展“篮跃迎新,励志逐梦”主题活动。学生们手持集点卡穿梭于各个场地,挑战“绕桩运球投篮”“悬垂速运”“小球回家记”“平衡我最能”等一系列闯关项目,赢取印章兑换奖品。学校还邀请“浙BA衢州王”——江山队进校园指导并与学生们合影。图为活动现场。

(本报通讯员 毛丽芝 王华君 摄)

教育有时需要“后退一步”

□永康市三马小学 朱凯莉

第一次走进班级,我就注意到教室后排那张散落着书本和杂物的课桌,一个长着圆圆脑袋和大大眼睛的学生坐在那里。他是小许。我发现,他的眼神总是躲闪不定。上课铃一响,他就进入“休眠”状态,仿佛学习与他无关;下课铃一响,他便横冲直撞,趴地板、跳桌子、打同学……组长告状、家长投诉,印证着开学时他妈妈发来的那条透着无奈的短信:“孩子特别调皮,请老师多关照。”

可我渐渐发现,他的“顽劣”是一层坚硬的壳,壳下藏着另一个他——一个不知如何表达、习惯逃避的学生。曾经的他,被欺负却不知反抗,如今反倒用拳头武装脆弱,这何尝不是一种笨拙的成长尝试?

契机发生在一次冲突之后。

那天,他执拗着不肯进教室。我有些恼火,想直接把他拉进教室,他却死死抓住栏杆,流着泪,一言不发。

我气得快失去理智,给他下最后通牒:不进教室,就打电话叫妈妈来。

他有些动摇,可最终还是选择和我对抗。

掏出手机那一刻,我看到小许盯着我的手机,抓着栏杆的手动了一下,又似乎抓得更紧了。

我突然想到,打电话,固然能解决我目前的困境,却可能把他推向更远的对立面。再说了,家长来学校能解决问题吗?家长了解情况后打骂孩子,是我想要的结果吗?

教育有时需要的不是“赢过他”,而是“走向他”。我收起手机,靠近他,轻声说:“放心,今天的事,老师不会告诉妈妈。”

他抬起头,眼神里的敌意开始消退,取而代之的是迟疑,然后是彻底松懈下来的疲惫。

我把他拉到角落,第一次不再以教育者的姿态训话,而是以一个伙伴、一个朋友的身份向他倾诉我的烦

恼:“老师太希望你变好,你一着急,我也跟着急……你这么聪明,不该是这个样子。”

他哭了,无声却汹涌。我没有打断,等他哭完,替他擦干眼泪,送他走进教室。那一场眼泪,冲垮的不是他的任性,而是我们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。

那场走廊谈话后,我认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。我发现,教育有时需要“后退一步”——不是降低标准,而是调整焦距。

我不再只盯着他杂乱的座位、没交的作业,而是开始在他身上寻找那些被忽视的闪光点。比如,他虽然不善整理,但对朋友格外大方,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;他的数学思维很好,总能迅速解出难题;他是校篮球队的主力,跑步时像一阵风。这些,都是他原本的样子。

我看见还不够,这些闪光点得要让他自己看见。当他第一次把字写进格